

I247.56-6C2

# 紅黑杀手



-一九四九年

一九四九年八月

一九四九年八月。

重庆城里兵慌马乱，人心惶惶。大街小巷，行者匆匆，到处奔拥着惊慌失措的路人，喊声、警车鸣叫声喧嚣震耳。

一辆美制吉普车驶出络绎不绝的行车队伍，越过“抗战胜利纪功碑”大道，沿临江顺城街支路，朝僻静的宪兵司令部驶去。

吉普车在司令部招待所大门前缓缓停下。车上下来一位妙龄女郎。女郎身着美式校级军服，腰缠子弹带，一把大号左轮手枪洒脱地斜挂垂吊着，那漂亮的略施脂粉的脸庞洋溢出一股青春勃发的气息。她矫健地迈着大步直入招待所大门，一股馥郁的香味随身飘逸。

执岗的士兵不但没有让她出示证件，而且双脚一并，立正敬礼。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位女郎就是中央国防部保密局的林曼丽小姐。

招待所大楼一片青灰，在八月的阳光下展露雄风。林曼丽走进大楼，来到了三〇七房间门前。房门紧闭着，油漆一新的房门上显眼地挂着一块木牌：“请勿打扰”。

房间里格外宁静。温和幽蓝的灯光布满四周。一张皮制沙发靠在宽大的玻璃窗下，窗帘挡住了窗外的光线和喧嚣的

声浪。沙发前搁着一张楠木茶几。一张大型办公桌靠着墙角。另一面，摆着一架豪华型高级软垫双人床。床边立着一只大型落地花瓷瓶，瓶里的凤尾菊艳丽娇娆。

房间的主人是位年轻人。他刚从造爱的河里爬上岸边歇息，裸露的背上还蒙着一层绒汗。他身边紧紧偎依着一位年轻姣美的女子。这位痴情女子已紧紧跟随他好几年了。

他双手捧着女人白皙的脸，轻轻地深情地吻着。他来重庆已有一个星期。天天都是她陪伴着他。毛人凤局长令他秘密潜入重庆，他不会在任何场合抛头露面。他并不清楚此行的目的和具体任务，也不愿去打听。他知道不久毛人凤一定会通知他的。

他不想把睡美人弄醒，于是撑起身来，从一只精制的烟听里摸出一支三五牌香烟。

他刚刚点上香烟，门铃突然响了。他立刻将烟掐灭，下床穿鞋，披上一件睡衣，然后几步跨过去，拉开房门。

门前婷婷而立的是林曼丽小姐。

他咧嘴一笑，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您看我这么狼狈……”

林曼丽面无表情地从公文包内取出一纸，递给他：“准备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”说完，转身朝楼下走去了。

他迅速掩上房门，展开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上午十时，毛先生召见。

他心头不禁涌上一股热浪。毛先生终于召见他了。任务终于要下达了。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他叮嘱自己，一定要给毛先生留下好印象。

他急忙去漱洗、着装，然后匆匆用早点。

①二十分钟后，他打开房门，又回头看看，床上的睡美人还没有醒。他不想去叫醒她，轻轻关上门，然后神气十足地走了。

他长得英俊，四方脸庞，目光犀利，炯炯有神，笔挺的鼻梁上架一副宽边茶色眼镜，西装革履，步伐强劲。

他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所辖144师430团团长沙。他这次被毛人凤看中秘密派往重庆，一是他生于这座两江环抱的山城，对地理环境很熟；二是他身经百战，对党国忠心耿耿，在川军中号称铁甲团长；三是他受过戴笠的亲自栽培。

他疾步奔下楼去，很快就到吉普车前。

车内只有司机和林曼丽。

他钻进吉普车，在她身边坐下。

林曼丽稍稍让了一下座位，示意司机开车。

吉普车飞驶出宪兵司令部大门。

年轻人探出头，望一望青灰色大楼那三〇七房间的窗口。窗口帘子微微摆动，却没人影。他失望地将头缩回车内，便独自抽起烟来。

“林小姐，”他吐出一口烟，问，“毛先生何时到达重庆？”

“昨天下午，听说蒋委员长也来了。”她平静地说。

车在中山二路停下来。

他从反光镜里斜一眼司机。

司机说：“到了。”

他见车窗外走来两个体格魁梧的侍从，就钻出车，轻轻

掸一下西服上的尘土，然后跟着那两个侍从向枣子岚垭巷内走去，竟连向车内的小姐打声招呼也忘了。

中央保密局渝区办事处就设在那片低凹的楼房里。

这儿曾是国民党陪都时期的军统局本部。抗战胜利后，局本部迁回南京。但事隔三年，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，局本部被迫迁往台湾。于是，这儿就成了一个办事处了。

这儿总共百把人，但依然戒备森严，哨所林立。

年轻人随侍从走过一片不算宽阔的开阔地，直奔办事处大楼。

门口有两个美式装备的士兵执岗。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依然不停步，但门岗拦住了他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士兵说，“局座有令，非常时期，不许佩带任何武器。”

年轻人横蛮地朝他瞪了一眼，很不情愿地交出德国大号左轮手枪，随侍从进了楼。

楼里戒备森严，每个梯口都有士兵站岗。

他被带到二楼走廊尽头一间办公室。室内空无一人。里面陈设简陋。除了文件柜、办公桌、藤沙发、茶几外，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。懒洋洋的阳光斜射进来，把室内映得无精打彩。

这时，传来脚步声，刚刚出去的侍从又回来了。那两个侍从面若冰霜，走近他说：

“真对不起，毛先生有令，必须搜身。”

年轻人噎了一口气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苦笑着说：

“别麻烦了。”说着，他掏出一支微型手枪，双手又从裤管里

拔出两把匕首。

“哈哈，很好！”毛人凤这时出现在门口，不禁称赞道，“不愧训练有素！”

两个侍从把枪和匕首放在桌上，又匆匆退下。

毛人凤和蔼地笑着。他身穿藏青色中山装，显得彬彬有礼、举止温和。他任保密局局长不到两年，气派却很大。他一九三六年入军统，在内没当过处长，在外没任过站长，全靠他与戴笠的亲戚关系，凭自己的笔杆子就任军统局代主任秘书、主任秘书。戴笠死后，军统局内形成三股鼎立的势力，他借手下许多人对戴笠的忠诚，先后挤走了唐纵、郑介民，才一跃登上改名后的保密局局长宝座，独揽大权。

毛人凤大腹便便地走到年轻人面前，从头到脚，认真地端详着。

他想不到这个年轻人这么英俊，比照片上的还要潇洒、年轻。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把他当作文人骚客，而不会把他看成一名军人的。毛人凤早就对自己预料过，终究会有一天，会把这个英俊干练的年轻人放到关键的地方。他觉得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干才，远远超过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。这个叶翔之简直是个窝囊废。

他拿起那支微型手枪，看了看，笑着还给了年轻人。他有意打破军内上下级关系，不坐到办公桌前，而坐到藤沙发上，向年轻人招招手：

“坐吧，坐下谈。”

两人刚刚坐定，有人送来了两杯上等绿茶。

毛人凤举杯呷一口，那深邃的目光透过茶杯的边沿直射

年轻人的脸庞，仿佛要一下子穿透他的心扉似的。然后，他放下茶杯，很随和地问道：

“前方怎么样？”

“局势不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”毛人凤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，站了起来，摇头说，“我们不谈这个。”但他的目光仍未离开这个年轻人。

年轻人受不了这深邃莫测的目光的审视。尽管他受过日本人的专门训练，接受过戴笠的培训，参加过为蒋介石警戒的工作，做过蒋介石的贴身保镖，有能力应付各种急骤变化的场面，但是，在顶头上司面前他却总有些不自然。这是他第一次调到毛人凤身边，给顶头上司留下良好的印象是很重要的。他要让毛人凤感到，他既可靠又不笨拙，既机灵又不圆滑，既聪明又不高傲，既稳重又不死板。

毛人凤也陷入了沉思。

他早就风闻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奇特经历和超群才干，对他有了好感。这次调他来重庆之前，毫无例外对他作了充分的调查和考察。现在年轻人坐在自己面前，他发现自己的判断没有错。他好象欣赏自己创作的肖像画那样得意。当然，这种欣忭的心情在保密局长脸上是不会轻易显露出来的。

沉默良久，年轻人忍不住问道：“毛先生叫我来，想必有令于我。”

毛人凤又微微一笑：“不。只是随便谈一谈。”毛人凤又呷一口茶，道，“你见着沈醉没有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没有。听说他去昆明了。”

“你应该见一见他。”毛人凤说，“虽然他做总务处长多

年，但他的外勤工作能力却很不错。叶翔之名为行动处长，却差他甚远甚远。当然，我听人介绍，你也很不错。我妹夫周养浩常常提起过你哩，还听说顾祝同司令长官也拿你没有办法。是吧？”

年轻人一下紧张了，霍地站起来。道：“毛先生！上司之令，鄙人不敢违抗。那次顾祝同司令长官是想……。”

毛人凤又笑起来，摆一摆手，“不谈这个，我都晓得的。唉，眼下之局势，只有精诚团结才是。”

这时，一个侍从进来，走到毛人凤跟前，立正敬礼：“局座，车已备好，只等您的吩咐。”

毛人凤微微颌首，脸上的笑意消失殆尽。侍从退下去后，毛人凤对年轻人说：“今天叫你来，是让你去北碚一带察看地形。你刚才想说局势不稳，是吧？很对！局势于我们不够理想。所以，为配合我军的整体部署，共同完成党国大业，消灭共产党，今天，我令你率领一支特别行动队，狙击共军华蓥山游击队入渝，以确保我军政要员之生命财产安全，不得有误。”

年轻人肃立，果断回答：“是！”

毛人凤又说：“皖南事变后，你受过日本人的专门训练。我看你多谋、果断、干练，又为党国大业剿匪有功，立下汗马功劳，现在，我受总裁旨意：委任你为中央特别行动总队西南分队中校队长，隶属国防部保密局和总队双重领导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们的行动至关党国之根本大业，我授权予你，”毛人凤越说越有精神，那胖乎乎的脸上容光焕发，“在今后的工作



中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不孝之举，甚至不轨之嫌，一律就地正法，勿赦！”

“是！”

年轻人退出房间，随侍从走下楼，越过那片开阔地，穿过一条小巷，径直来到路边已在等候的一辆乳白色轿车旁。

车内坐着三个人。侍从拉开车门，对那三人介绍说：“诸位，这是铁甲先生，他刚从前线回来。毛先生有令：请诸位多加关照喽。”接着侍从又把车内那三人分别介绍给铁甲。铁甲淡然一笑，举止不卑不亢，满面春风得意，钻进车里。

轿车向北碚飞奔而去。

车内前排是司机邱三万和队员李克。邱三万和李克专程从台湾而来，配合铁甲行动。他俩是密友，又是结拜兄弟。

铁甲和另一个人坐在后排。那人就是林曼丽小姐。林小姐女扮男装，颇有绅士气度。铁甲紧挨一旁，正式以上级的姿态出现在这些人面前。

马路并不宽坦，沿途却挤满汽车、卡车和马拉车。八月的烈日下，卷起滚滚尘雾。这是一个战败的场面。与乳白色轿车相反的方向，艰难地行驶着一队长长的装着辎重的卡车队，不少伤兵在车队行列外的尘雾里艰难地向前爬行，他们一个个懒洋洋地，没有一丝朝气。有的装死躺在地上，有的笔直地站在那儿，脸色苍白，眼睛充血，痴呆呆地盯着车队向前开去。道路两旁，到处可见士兵们抛弃的钢盔、纱带、拐杖和挖空了的罐头盒。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长官手持马鞭，横冲直撞，驱赶着倒下去的伤兵，马蹄躁得地面尘土飞扬，引起伤兵们的愤怒。

这一切在市中心是见不到的。但铁甲并不觉得新奇，在上海、南京，他见过多次了。

轿车终于驶过这段布满障碍物的马路，前面骤然宽阔起来，马路一直伸向茂密的林荫。左边是青山翠林，右边是滚滚浑黄的嘉陵江。铁甲在嘉陵江边长大。他知道，那江水，要初冬的十月才能清澈起来。

轿车飞也似地向前奔驰。

忽然，铁甲从挡风玻璃的反光镜里，一下看见邱三万那双躲在茶晶镜片后面的眼睛，那眼神幽深恐怖，暗藏险恶杀机。铁甲顿时毛骨悚然，心里疑窦丛生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的岔路口突然驶出一辆大卡车。那卡车横拦路中，路旁的大树后面又同时伸出十几条枪来。铁甲急忙拔枪，但为时已晚。轿车猛地刹住。邱三万和李克的手枪已经对准了铁甲和林曼丽小姐。

“别动。谁动打死谁！”

树边的十几条步枪逼拢来了。一个士兵走过来，拉开车门，林曼丽顺势将身一仄，飞脚踢倒士兵，接着一滚，钻出车门，拔出手枪。当林曼丽拔枪之时，邱三万的枪响了。林曼丽倒在地上。

铁甲被押下车，缴了械。邱三万一吹枪口，威风凛凛走过来，用枪顶住铁甲的太阳穴。

“铁甲先生，不意外吧？”

铁甲沉重地舒了一口气，他想自己必死无疑。他曾经死过一次，那是顾祝同要他做替罪羊，幸好被戴笠保下，只是冤枉了一个士兵。他从此改名叫铁甲。现在，不知局里谁与

谁斗，又找着他了。

他不减锐气，挺起胸膛：“你们是……？”

一青年脱掉士兵服，把话接上：“老实点！我们是中共川东游击队。”

铁甲瞥一眼地上躺着的林曼丽，无所畏惧地哼一声。

邱三万把他押到卡车旁，让几个人看住。他掏出一颗手榴弹给李克，让李克去炸毁那辆乳白色轿车，李克奔过去，弓着腰，拉断导火线，掷进车内，迅速闪开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轿车燃烧起来。

邱三万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嘲讽的目光盯住铁甲。他令其士兵全部上卡车待命。然后他对铁甲说：“先生，你如果不愿像你同伴那样下地狱，就请跟我们合作，怎么样？”

铁甲不予理睬。

“很简单。”邱三万又说，“只要你交出毛人凤的秘密计划，我们就放你回去。不然……”邱三万嘎然止住，蔑视着铁甲。

铁甲依然不予理睬，纹丝不动。

邱三万略等片刻，见铁甲依然不语，不禁恼怒起来。他对车上的士兵吼道：“同志们，此地不可久留。准备！”他闪开几步。车上十几条步枪立即对准铁甲，发出“哗哗啦啦”的响声。邱三万怒吼起来：“再给你一分钟！”

一分钟过去了。铁甲竟然闭上双眼。邱三万大怒，狂吼道：“放！”

“砰砰砰……”一排枪响。

铁甲身侧尘土飞扬，可他并没有中弹。

等一切安静下来，邱三万注视了好一阵，才走过去。铁甲虽然面无人色，却依然守口如瓶。邱三万不再啰嗦，从怀中掏出一把小号勃朗宁手枪，“咔嚓”一声将子弹推上枪膛，然后把它递给铁甲。

“请自便吧。我看你有多大的勇气。”

铁甲接过枪，看一眼那居高临下的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，把枪战战兢兢举起来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。他明白这是一支专制的小型手枪，里面只有一粒子弹，这粒子弹一般是留给亡命徒自己用的。他闭上双眼，扳动扳机，“咔嚓”一声。空枪。

他一下明白过来，把枪朝邱三万掷去，骂道：“杂种！”

卡车驾驶室的门开了，从里面钻出一个人来。这人中等身材，其貌平平，面目清瘦，年龄不过三十六七。他面带歉意的微笑，径直朝铁甲身边走来。铁甲吃一惊，这，这不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么？

徐远举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。抗战前，他被派往西康作情报工作，后来调回重庆。由于他非常忠于本职工作，戴笠很赏识他。不久，他就当了副处长，以后又直登西南特区区长的宝座。此人脾气非常暴躁，发怒时，两只圆纠纠的眼睛就透着一股杀气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可眼下的徐远举却非常客气，他取下白手套，走过来，殷勤地掸掉铁甲西服上的尘土。那林曼丽小姐也从地上爬起来，取下礼帽，只见一缕长发飞流飘散，脸庞竟然十分逗人。她手提双枪，却一点也没有武气。

徐远举看出铁甲满腹委屈，忙解释道：“老弟不必多虑。党国危难时刻，毛先生不得不防嘛。”说着，他又戴上白手套，

把邱三万和李克叫过来，对铁甲介绍说：“这二位刚从台湾来，他们经过美国人的正规训练，现在专归你使用。我知道，你受教于日本人，特别技术无一不精。毛先生调他们来协助你，可谓中西合璧。你们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铁甲与邱三万、李克握手言和，相视而笑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。夜。

雨雾笼罩着山城的点点星火。

金紫门戒备森严。车场上，停着十几辆福特、雪福来、道奇牌小轿车和美式吉普。哨兵身挎卡宾枪，在车巷里不停地走动，那晃动的钢盔在雨夜的灯光里闪出阴森的光芒。

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会议大厅灯火通明，华室生辉。这里正举行国民党军政首脑会议。国民党高级官员胡宗南、王陵基、毛人凤、刘文辉、杨森、徐远举、罗广文、何绍周等三十多人在座；列席会议的还有铁甲、林曼丽、周养浩、叶翔之等人。今天，徐远举气度不凡。他身着一色高级毛料戎装，胸前佩着三排红红绿绿的勋标。尽管他在在座的同僚们中算不上显赫人物，但他深得总裁信任，而今天这个会又是总裁和蒋经国亲临坐镇，并听取他作敌情报告，这不免为他提供了在高级同僚中显耀自己才华的良机。

早在一月，共产党的三大战役已成胜利定局，国民党官兵伤亡惨重。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，李宗仁代理民国政府总统。李宗仁上台后立即下令释放张学良、杨虎城将军。消息由南京传到重庆，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在重庆迎接杨虎城出狱。可是，深知蒋介石意图的徐远举却借口未得到

中央保密局局本部的命令，拒绝释放。重庆市长杨森也对外声言：杨虎城不在重庆。此事之后，蒋介石赞扬了他们。

徐远举取下圆盘大盖帽，端正地搁在案前。在座诸位都清楚：尽管徐远举年纪很轻，职位不算太高，但他在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方面确实身手不凡。川东地下共产党几乎全败在他手里。不仅如此，中美合作所时期，他获取的日本军机秘密情报，也不得不令美国人吃惊。

在座的人还记得，去年初，他破获了《挺进报》案件，逮捕了刘国铨，曾轰动南京和重庆城，为他奠定了“少年得志”的基础。

那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。那天，一份写有“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亲启”的信中，竟装着一份《挺进报》。朱绍良气急败坏地来找徐远举，令他“限期破案”。徐远举立刻召开紧急会议，谋划良策。

四月一日，徐远举在“文城书店”找到了重庆地下共产党的重要线索，很快抓到了几个地下共产党员，并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。刘国定受刑后吐出了《挺进报》负责人之一刘国铨。最后，他们在四川荣县抓住了刘国铨。这事后来之所以闹得满城风雨，原因不在于刘国铨案件，而是破获此案的整个过程中，徐远举守口如瓶，直到捣毁了中共重庆市委，那西南公署督察室主任周养浩也不知道此案的情况。毛人凤在南京电话里询问情况时，周养浩竟回答不上来。为此，周养浩对徐远举很不满，他去找徐远举询问情况，略带责备之意。徐远举为破获刘国铨一案，几天未休息好，见周养浩这么一问，不禁火冒三丈，与他大吵起来。就

是这样，他们吵到了南京局本部。

后来，毛人凤让沈醉专门从昆明赶到重庆，为这两个青年人调解。其实，徐远举与周养浩的矛盾，主要根源于工作职责。周养浩是毛人凤的妹夫，又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，在军统局内的资历比较长，所以毛人凤派他担任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兼西南特区副区长。工作中，他既有权监督徐远举，又必须受徐远举的领导。彼此互相配合，又互相牵制。所以他们的矛盾不可避免。

当然，大家都赞赏徐远举的工作能力。

徐远举作完报告之后，立刻举荐铁甲作防务计划的报告。征得蒋委员长同意后，铁甲站起来，从列席座位上走到案桌前。那案桌前的座位，正与委员长面对着面。

铁甲面无逊色。他是第一次登上这样高级的讲台，也是生平首次在这样显赫的人物面前讲话。与在座诸位相比，他涉世太浅。他很激动。这个席位，与委员长太近了。委员长的音容笑貌，细微举止，神情变化，以及眉宇间的皱褶，目光的转动，呼吸的粗细，一目了然。这场面令他不敢说出半句不加深思熟虑的话。他知道，这个席位能使他青云直上，也能令他速下地狱。

他坐下来，翻开早就准备妥当的文件，然后按照毛先生的意图，将一整套狙击计划抖出来。最后，他又向在座诸位阐述了自己《破厂计划》的设想。话一完毕，全场竟鸦雀无声。铁甲自觉失败，用一双乞求的目光望着毛先生。毛人凤避开他的目光，他不是不想声援铁甲，只是委员长亲临督阵，而委座的神情又的确让人难以捉摸，所以他不敢信口开河，为



部下辩解。

“老弟。你操之过急了。”徐远举坐在铁甲身边，轻声说道。

铁甲不敢走神，正襟危坐，目光注视着对面的蒋委员长。

蒋介石冷峻的脸上无丝毫表情。他微微闭上双眼，安详的神态好象是睡着了。

会场气氛更加紧张起来。

蒋经国深测父亲意图，他知道父亲正在思考半壁江山的大事。父亲在台湾曾对他讲过：西南这个地盘不能丢，他要将西南作为根据地，坚持半年，等待美国人出兵援助，尔后大举反攻，彻底消灭共产党。可是，刚才那个年轻人讲的《破厂计划》，完全歪曲了总裁的全局部署。蒋经国悄悄给铁甲使个眼色，让铁甲退到列席上去。铁甲站起来，快快离座。这时蒋介石却睁开双眼，深邃叵测的目光觑一觑面前这个年轻人。良久，他才微微显出一丝笑意，轻轻挥一挥手，示意铁甲坐下。

蒋介石道：“此乃下策，实不可取。我军进驻四川，不是溃败，实乃战略转移。毛泽东占领南京虽不是好事，但这是我意料之中的。”

众官员豁然舒出心中之郁闷，会场气氛轻松下来。

蒋介石停顿片刻，又道：“年轻人的爆破行为理应深入共党防区。这次我到重庆，不再走了。是死，也要死在四川。”

诸位官员惊诧不已。